新學僞經考

新學僞經考卷一

南海康祖詒廣夏撰

新學偽經考凡十四篇敘其目而繫之辭曰始作偽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偽經篡孔統者成於鄭玄閱二千年歲月日時之綿曖聚百千萬億衿纓之問學

統二十朝王者禮樂制度之崇嚴咸奉僞經爲聖法誦讀尊信奉持施行違者以非聖無法論亦無一人敢違者亦無一人敢疑者於是奪孔子之經以與周公而抑孔子爲傳於是掃孔子改制之聖法而目爲斷爛朝報六經顛倒亂於非種聖制埋瘞淪於雺霧天地反常日月變色以孔子天命大聖歲載四百地猶中夏蒙難邁閔乃至此極豈不異哉且後世之大禍曰任奄寺廣女色人主奢縱權臣篡盜是嘗累毒生民覆宗社者矣古無有是而皆自劉歆開之是上爲聖經之篡賊下爲國家之鴆毒者也夫始於盜篡

者終於卽眞始稱偽朝者後爲正統司馬盜魏嵇紹忠晉節矯制張魚賣習非成是之後丹黃亂色甘辛變味孤鳴而正易之吾亦知其難也然提聖法於旣墜明六經於闇曶劉歆之偽不黜孔子之道不著吾雖孤微烏可以已竊怪二千年來通人大儒肩背相望而咸爲瞀惑無一人焉發奸露覆雪先聖之沈冤出諸儒於雲霧者豈聖制赫闇有所待邪不量綿薄摧廓偽說犂庭掃穴魑魅奔逸雺散陰豁日燿星呀冀以起亡經翼聖制其於孔氏之道庶幾禦侮云爾

光緒十七年夏四月朔南海康祖詒長素記

述敘既訖乃爲主客發其例曰客問主人曰僞經何以名之新學也漢藝文志號爲古經五經異義稱爲古說諸書所述古文尤繁降及隋唐斯名未改宜仍舊貫俾人易昭主人听然曰若客所云是猶爲劉歆所紿也夫古學所以得名者以諸經之出於孔壁寫以古文也夫孔壁既虛古文亦贋僞而已矣何古之云後漢之時學分今古既託於孔辟自以古爲尊此新歆所以售其欺僞者也今罪人斯得舊案肅清必也正名無使亂實歆既飾經佐簒身爲新臣則經爲新學名義之正復何辭焉

後世漢宋互爭門戶水火自此視之凡後世所指
目爲漢學者皆賈馬許鄭之學乃新學非漢學也
即宋人所尊述之經乃多僞經非孔子之經也新
學之名立學者皆可進而求之孔子漢宋二家退
而自訟當自咎其夙昔之眯妄無爲謬訟者矣答
又問主人曰別僞文正新名既得聞命矣主人所
著毛詩僞證古文尚書僞證古文禮僞證周官僞
證明堂月令僞證費氏易僞證左氏傳僞證國語
僞證古文論語僞證古文孝經僞證爾雅僞證小
爾雅僞證說文僞證既徧攻僞經何不合作一書

淪漪之觀既極犂靬之幻自祛發蒙曉然絕其根株離而貳之跡猶惑諸主人曰僞經雖攻然其蒂附深遠未能盡去也百詩證王肅之僞書而王書自行也司馬證劉炫之僞傳而劉傳自傳也吾採西漢之說以定孔子之本經亦附新學之說以證劉歆之僞經眞僞相校黑白昭昭是非燋燋雖有蘇張口呿舌橋無事騰聚於此致啓嘵嘵客又問主人曰主人之於文字既攻許學之僞矣然三古之眞字不傳後世之野文日增傳流有緒無如說文雖亂淄澠猶有寄君若舍汝長將何依因主人

曰文字之別有戶有門尋端繹緒承變相因若欲復篆中隔漢隸難逾此闕魏晉爭亂書體雜越更難求眞唯開元之定今隸為後世之矩繩於今用之正極為衡開成石經干祿字書九經字樣五經文字依此寫定是師是承其張庚二本如桃挑桑刊說文石經兩體並存九經字樣不言石經然曰經典相承即石經之類也考中郎刊正本主今文南閣稽撰專宗古學今尊石經其其諸雅正鄉門人好學預我玄文其贊助編檢者則南海陳千秋新會梁啟超也校讎訛奪者則番禺韓文舉新會林奎也

秦焚六經未嘗亡缺考第一

按後世六經亡缺歸罪秦焚秦始皇遂嬰彌天之罪不知此劉歆之僞說也歆欲僞作諸經不謂諸經殘缺則無以爲作僞竄入之地窺有秦焚之間故一舉而歸之一則曰書缺簡脫漢書藝文志楚元王傳一則曰學殘文缺漢書楚元王傳又曰秦焚詩書六藝從此缺焉漢書儒林傳史記儒林傳亦竄入又曰秦焚詩書書散亡益多史記儒林傳竄入學者習而熟之以爲固然未能精心考校其說之是非故其僞經得乘虛而入蔽掩天下皆假校書之權爲之也

今據史記及諸傳記條別證之如左

三十四年丞相臣斯昧死言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集解徐廣曰一無法令二字以吏爲師制曰可史記秦始皇本紀

按焚書之令但燒民間之書若博士所職則詩書百家自存夫政斯焚書之意但欲愚民而自智非欲自愚若弁秘府所藏博士所職而盡焚之而僅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是秦幷自愚也何以爲國

史記別白而言之曰非博士所職藏者悉燒則博士所職保守珍重未嘗焚燒文至明也又云若欲有學以吏爲師吏即博士也然則欲學詩書六藝者詣博士受業則可矣實欲重京師而抑郡國彊幹弱支之計耳漢制郡國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猶因秦制也夫博士既有守職之藏書學者可詣吏而受業詩書之事聲而方長然則謂秦焚詩書六藝遂缺非妄言而何然而二千年之學者遂爲所惑雖魁儒輩出無一人細心讀書祛其僞妄者豈不異哉

或疑始皇紀云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然則秦焚書之意蓋深忌士之學古而專欲其學習法令豈焚書之後尚有聽習詩書之制則所謂欲學者以吏爲師必爲學法令明矣釋之曰秦焚詩書博士之職不焚是詩書博士之專職秦博士如叔孫通有儒生弟子百餘人諸生不習詩書何爲復作博士弟子既從博士受業如秦無以吏爲師之令則何等腐生敢公犯詔書而以私學相號聚乎不師今而學古乃一時廷議之虛辞至請博士受

詩書則一朝典制佐驗顯然必不能以虛辭顛倒若矣（朱子語類亦有秦只教天下焚書他朝廷依舊留得之說見卷一百三十八）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幷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

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史記李斯傳

按秦始皇本紀云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徐廣曰一無法令二字以李斯傳考之云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無法令二字此爲當時令甲故史公錄之無一字異二文互證然則法令二字爲劉歆所竄亂者可見矣徐廣所見猶是史公原本十二諸侯年表云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删焉徐廣曰一云治國聞亦是史公原本如此然則史記若是之類

其為歆所竄者皆可以此推之矣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幷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能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僊藥於是乃亡去

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史記秦始皇本紀

按秦雖不尚儒術然博士之負俗七十人可謂多矣且召文學甚衆盧生等尊賜甚厚不爲薄也阬

者僅咸陽諸生四百六十餘人誣爲妖言傳相告

引此亦漢鉤黨之類耳鉤黨殺天下高名善士百餘人然郡國不遭黨禍之士尚不啻百億萬也伏生叔孫通即秦時博士張蒼即秦時御史自兩生外魯諸生隨叔孫通議禮者三十餘人皆秦諸生皆未嘗被阬者其人皆懷蘊六藝學通詩書逮漢猶存者也然則以阬儒爲絕儒術者亦妄言也

二世皇帝元年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

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議與穀梁王制禮器荀子合博士之議固存也

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太史公曰斯知六藝之歸史記李斯傳

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史記蕭相國世家

按焚書在始皇三十四年阬儒在始皇三十五年

始皇崩於三十七年七月戊辛陳涉反於二世元

年七月李斯誅於二世二年七月漢高祖入咸陽在二世三年十月自焚書至陳涉反凡四年至高祖入關凡六年自阬儒至陳涉反凡三年至高祖入關凡五年阬焚之後尚有荀卿高弟知六藝之歸李斯其人者爲丞相死於陳涉反後阬焚至漢興爲日至近博士具官儒生甚夥即不焚燒罪僅城旦天下之藏書者尤不少況蕭何收丞相御史府之圖書哉丞相府圖書即李斯所領之圖書也斯知六藝之歸何收其府圖書六藝何從亡缺何待共王壞壁忽得異書邪事理易明殆不待辨

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

頗徵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

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

進者史記儒林傳

按儒林傳言戰國絀儒然齊魯學者不廢又言高

帝圍魯諸儒講誦習禮樂不絕又言聖人遺化好

禮樂之國於文學其天性也漢興諸儒修其經藝

習大射鄉飲之禮諸生弟子隨稷嗣而定禮儀高

惠文景雖不好儒而博士之官仍具以斯而觀凡

抱禮器之孔甲被圍之諸儒定禮之諸生具官之

博士皆生長焚書之前逃出於阬儒之外所云講

誦所云經藝皆孔子相傳之本加有口誦非城旦之刑數年之間所能磨滅必不至百篇之書亡其大半逸禮周官左傳若固開知也然則焚書阬儒雖有虐政無關六經之存亡而僞經突出哀平之世固不足攻即出共王安國之時亦不足攻矣

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飮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史記孔子世家

按諸儒講禮於孔子冢不過鄉飮大射之篇儒林傳同

皆十七篇所有孔子之書藏於廟自子思至漢凡二百餘年不絕而孔襄嘗爲孝惠博士忠武延年安國霸光皆傳尚書爲博士所謂傳十餘世學者宗之也史遷讀孔氏書又嘗觀其藏書之廟堂及車服禮器又講業其都未嘗言及孔廟所藏之六經有缺脫而歎息痛恨之獻王共王安國所得之古文自尚書外有毛詩周官逸禮左傳爲孔氏世傳之所無未嘗一贊美喜幸之劉歆欲立古文而孔光不助焉然則孔氏之本具在不缺無古文之名亦無後出古文之書至明矣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漢書楚元王傳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史記陳餘傳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史記張丞相傳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騎士曰沛公不

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史記酈生傳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

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史記陸賈傳

劉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史記劉敬傳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

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閒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

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

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

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旣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

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

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史記叔孫通傳）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山受學祛所（漢書賈鄒枚路傳）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史記賈生傳）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爲蜀郡太

守 漢書循吏傳

右見史記漢書者幷伏生申公轅固生韓嬰高堂生計之皆受學秦焚之前其人皆未阬之儒其所讀皆未焚之本博士具官者七十諸生弟子定禮者百餘李斯再傳爲賈誼賈袪一傳爲賈山皆儒林淵源可考者統而計之其一博士所職六經之本具存七十博士之弟子當有數百則有數百本詩書矣此爲六經監本不缺者一其二丞相所藏李斯所遺此爲六經官本不缺者二其三御史所掌張蒼所守此爲六經中祕本不缺者三其四孔

氏世傳六經本不缺者四其五齊魯諸生六經讀本不缺者五其六賈袪吳公傳六經讀本不缺者六其七藏書之禁僅四年不焚之刑僅城旦則天下藏本必甚多若伏生申公之倫天下六經讀本不缺者七其八經文簡約古者專經在諷誦不徒在竹帛則口傳本不缺者八有斯八證六藝不缺可以見孔子遺書復能完千歲蔀說可以袪鐵案如山不能搖動矣

新學僞經考卷一

弟子韓文舉陳千秋初校
弟子林奎梁啓超覆校

新學僞經考卷二

史記經說足證僞經考第二

經學紛如亂絲於今有漢學宋學之爭在昔有有今學古學之辨不知古學皆劉歆之竄亂僞撰也凡今所爭之漢學宋學者又皆歆之緒餘支派也經歆亂諸經作漢書之後凡後人所考證無非歆說徵應四布條理精密幾於攻無可攻此歆所以能欺紿二千年而無人發其覆也今取西漢人之說證之乃知其僞亂百出而司馬遷史記統六藝述儒林淵源具舉條理畢備

尤可信據也察遷之學得於六藝至深父談既受易於楊何遷又問書故於孔安國聞春秋於董生講業於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其於孔門淵源至近孔子一布衣耳而於周本紀十二國世家遷皆書孔子卒因尊孔子爲世家太史公自序曰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於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孔子世家贊曰言六藝者皆出於夫子可謂至聖矣自序曰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

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其預聞六藝至足信矣雖其書多爲劉歆所竄改而大體明粹以其說與漢書相校眞僞具見孔子六經之傳賴是得存其眞史遷之功於是大矣儒林傳詳傳經之人今以爲主而孔子世家河間獻王魯共王世家附焉竄附之說並辨於後

孔子世家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

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

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

辟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邱者以春秋罪邱者亦以春秋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

子愼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常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丞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

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史遷所述六經篇章恉義孔氏世世家傳授齊魯儒生講習如此六經完全皆無缺失事理至明史遷去聖不遠受楊何之易於父談問書故於安國聞春秋於董生講業齊魯之都親登孔子之堂觀藏書禮器若少有缺失寧能不言邪此爲孔子傳經存案可爲鐵證

河間獻王世家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之儒多從之游二十

六年卒

魯共王世家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王子爲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爲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爲人吃二十六年卒

古文諸僞經皆託於河間獻王魯共王以史遷考之寥寥僅爾若有搜遺經之功立博士之典史遷尊信六藝豈容遺忽若謂其未見則左氏乃其精熟援引者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不容不見矣辨詳於下此爲無古文之存案幷儒林傳考之

古文經之出於僞撰鐵案如山搖不動萬牛回首邱山重矣

儒林傳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

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

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於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敎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

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衞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

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内史夏寬至城陽内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内史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爲膠東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黄生爭論景帝前黄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

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

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淸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内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按申公爲荀卿再傳弟子高祖至魯已能從師而見穆固生至景帝時罷歸年九十餘當秦時年已二十餘矣韓生爲文帝博士必爲當時耆儒三家蓋皆讀秦焚前書者齊魯諸儒生千百而三家所傳其歸一也其爲孔子之傳確矣三家之外史公無一字此爲孔子詩學存案而後有舍三家而言

詩者其眞僞可引此案決之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

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與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

按伏生當孝文時年九十餘計當焚書時年已六七十矣從始皇三十四年焚書之時上推魯滅於楚當莊襄王元年僅三十七年正值春申君爲相之時荀卿自齊歸春申君伏生當其時已二三十歲矣上距孟子亦不過數十年齊魯諸儒生于百而治尚書者唯伏生爲首藏書之禁僅數年藏書之刑僅城旦不能害也然則伏生之書爲孔子之正傳確矣此爲孔子書學存案而後有舍伏生而言書者其眞僞可引此案決之

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

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常爲漢禮官大夫而瑕邱蕭奮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

按禮以高堂生爲最本而高堂生傳禮凡十七篇

孔子世家所言諸儒習鄉飲大射在其中王制所言冠昏喪祭鄉相見在其中禮運昏義所言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在其中孔子傳十餘世不絕諸生以時習禮其家其爲孔子之傳確矣此爲孔子禮學存案而後有舍高堂生之禮而言禮者其眞僞可引此案決之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

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易不經焚爲完書上自商瞿爲嫡派下至田何楊何太史遷爲楊何再傳弟子其爲孔子之傳尤確矣此爲孔子易學存案而後有舍田何楊何而言易者其眞僞可引此案決之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爲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

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

行之一國未甞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

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

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

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

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人廉

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

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

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

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

卒終不治産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邱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春秋但有公穀二家胡毋生孝景時爲博士且以老歸矣其傳春秋必在秦前上述春秋云學者多録焉則齊魯諸生傳春秋之盛可知其爲孔子之傳確矣此爲孔子春秋學存案而後有舍公穀而言春秋者其眞僞可引此案決之

或疑諸經古文不列學官以儒林傳從功令依博士敍之其不列學官者自不能及釋之曰若古文爲眞古文逸書亦不列學官而儒林傳已言之同爲不列學官於古文逸書則詳之於毛詩逸禮周官左傳則略之豈情理乎此可一言斷也

按史遷述六藝之序曰詩書禮樂易春秋凡西漢以前之說皆然論語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王制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經解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莊子天運篇邱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徐無鬼篇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縱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天下篇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列子仲尼篇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又曰吾

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荀子儒效篇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商君書農戰篇詩書禮樂春秋繁露玉杯篇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諸所言六藝之序如是皆以詩書爲稱首無以易爲先者更無以書先詩者王制冬夏教以詩書秦本紀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舉詩書者至繁誠不勝數聊舉數條例之從無異說此爲孔門六經之序存案可爲鐵證

其有舍史遷儒林傳而顚倒其序者其眞僞可引此案決之又按史記外戚世家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自序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又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又曰伏犧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法史公於此數條皆有顚倒此則行文無定之筆於傳經體式次敘無關者也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

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

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

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

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

之散聚皆在春秋
伏犧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
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
襃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
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按漢書司馬遷傳載遷報任安書云左邱失明厥
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下云及如左邱明無
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

空文以自見十二諸侯年表云表見春秋國語合此三條觀之如邱明兼作二書太史公乃舍其春秋而稱其外傳豈理也哉或疑作國語者爲左邱作春秋傳者爲左邱明分爲二人則報任安書明云及如左邱明無目則明明左邱明矣二人之說蓋不足疑左傳從國語分出又何疑焉

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

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

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

史遷敘六藝之旨兼及其所受六藝之學著書之由見書之故少則講業齊魯之都長則續纂太史之職天下遺文古事咸集不言孔氏有古文之逸經則僞經之證殆不足辨也

凡此數條史遷所傳孔子六藝之源流至足信者

凡詩三百五篇其四始之義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其詩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傳之有魯齊韓三家無所謂毛

詩者其書上紀唐虞之際無舜典但有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其八字作九字後人追改辨見於下以魯共王世家考之無所謂壁中古文尚書者其禮唯有高堂生所傳十七篇而無逸禮三十九篇周官五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也其易則伏犧畫八卦文王重六十四卦孔子繫之辭無以爲周公亦無說卦序卦雜卦三篇亦無十翼之說傳授人自商瞿至田何再傳至楊何無所謂古文費氏也其春秋唯有公羊穀梁二家無所謂左氏傳也經師皆先秦之遺民去聖不遠經文與經解相合證

應無分據以考孔子全經具著於是人其孰讀無由竄亂故能條章明秩如日中天誠經學之象魏先聖之護法學士之瓌寶今據之以攻古學若發矇焉知毛詩古文尚書逸禮周官費氏易左氏春秋皆僞經也於以洗二千年歆莽之僞氛復孔聖傳授之微言皆賴於此學者知其眞者乃能辨其僞者悟於此義思過半矣儒林傳雖粹然完書然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又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

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又云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此三條是劉歆竄亂以惑人者考六經之傳有書本有口說博士所職孔廟藏書是傳本也然吳祐寫書汗青盈車其子輒以薏苡之謗為諫則當時寫本甚難頗賴口說伏生於尚書是其專門即有百篇皆所熟誦當時春秋賴口說流傳詩則以其諷誦皆至公羊壽申公轅固生韓嬰乃著竹帛以故公穀二傳魯齊韓三家詩文字互異良由口說之

故且古人字僅三千理難足用必資通假重義理而不重文字多假同音爲之與今泰西文字相近譬由繙繹但取得音不能定字一英吉利也而可作英圭黎一法蘭西也而可作佛狼機一西班牙也而可作日思巴尼亞漢儒之尊以其有專輒之權得擅繙經之事詩不過三百五篇書不過二十八篇爲文甚簡人人熟誦誠不賴書本也若專賴辟藏之簡而後二十九篇得存則詩春秋未聞有辟藏之簡何以三百五篇之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得全乎若謂詩有韻語諷誦易存書文聱牙非

簡不存則春秋及二傳豈有韻語乎故隋志之言曰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曰口傳曰二十八篇曰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其說出論衡此必今學家之說足以破辟藏流亡失數十篇之謬并足破伏生得二十九篇之誤矣今學以尚書二十八篇比二十八宿以後得泰誓一篇比北斗其說可據且伏生爲秦博士秦雖焚書而博士所職不焚則伏生之本無須藏辟而致亡也知此則辟藏亡矣之說更不待攻而二十八篇爲孔子未經秦火之書愈明矣云二十九篇者蓋太誓後得後人忘

其本原輕改史記八字爲九字必非史遷原文弃非歆竄原文猶藏聖禮記本四十六篇馬融增三篇爲四十九篇而後漢書曹褒橋仁傳禮記皆四十九篇蓋亦後人追改之辟也

難者曰若謂孔子傳書秖二十八篇則史記所引書篇名禮記左傳國語孟子管子墨子尚書大傳所引書篇名非歟釋之曰書經孔子所論定者凡二十八篇餘則孔子所未定之書猶春秋有已修之春秋未修之春秋也詩有删定之詩已删之逸詩本固不同夫血流漂杵之虐孟子不信武成孔

子豈肯存之乎今所見逸詩三百餘條雜引於禮記左傳諸子人人皆知其非三百五篇之詩則史記及諸傳記所引之書豈可闌入孔子所定二十八篇之列乎不疑逸詩而疑刪書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且湯誓爲今學而墨子引之爲湯說凡三條則百篇所無之名矣如以說爲文誤不應三條皆誤如以爲異篇何以書序無之此類之疑尚多不能悉數其詳見書序辨僞二十八篇中如堯典禹貢洪範無逸等文經緯人天試問史記湯誥太誓之文厠於其間能相稱否漢志之周書七十一

篇如世俘解之爲武成等類其或有孔子已刪之書存焉而史遷取之歟要之孔子定本之書伏生傳二十八篇無數十篇之亡亦無百篇之序可斷斷也

若云孔氏有古文尚書所謂孔氏者漢志所謂魯共王壞壁所得之書也史記於魯共王世家何以無之且其時河間獻王亦得古文書同異若何史公於河間世家何以無之其詳見漢書藝文志辨僞史公尊經河間魯共有此巨典豈其疏脫若是若謂安國以今文讀之逸書得十餘篇則安國兄延年延年子

霸霸子光世治尚書應傳古文而劉歆欲立古文尚書光不肯助何也安國古文傳都尉朝朝傳膠東庸生然安國又傳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則今古文同出一師何以今文無十餘篇之逸書且史遷嘗從安國問故而所聞亦無出二十八篇外者夫共王傳不著壞壁得書之事孔光不助古文書之立兒寬司馬不見逸書之文則此條之爲竄入無可疑矣

難者曰尚書大傳有引九共篇語此伏生所述亡失篇之確據而古文逸書有之又十餘篇與伏生

合之明徵也釋之曰尚書大傳自宋不傳經說自劉歆後多竄僞卽不然則伏生引已刪之書目耳禮十七篇之爲足本說已見上此云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周禮無可考今禮經皆孔子所作昔之具不具無可考歆蓋言其不具以爲僞作地耳至云秦焚書多散亡辨見前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除冠昏相見喪四篇外餘皆大夫諸侯天子之禮安得曰士禮乎歆僞作明堂巡狩等三十九篇逸禮及周官五篇皆天子諸侯之禮其作七略曰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則此士禮

歆所改也若儀禮之名又逑歆者改抑之辟西漢前但曰禮而已

難者曰儒林傳全篇粹完若歆能竄入則歆爲毛詩逸禮周官費易左傳何不幷竄之釋之曰若歆能將諸僞經全行竄入則證據堅確吾誠無如之何今日更無以發明其僞矣但史記儒林傳人人共讀若驟竄羣經之名諸儒驟起按舊本而力爭則其僞更易露唯略爲點綴一二語使無大迹非唯不攻且足爲其僞助矣如王肅旣僞古文尚書而偏缺舜典一篇又缺粵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

待姚方興得於大桁頭而後補之其綴緝諸書皆與原文少異或增或漏故示缺略凡此皆作偽者之彼倆欲使人疑信參半而憑託既深卒不能去則其術售矣古今作偽如出一軌儒林傳所以偽竄古文尚書而不他及猶封禪書之竄周官十二諸侯年表之竄左氏春秋皆於旁見側出以亂人耳目作偽之訣皆如是一經勘破肺肝如見今將劉歆竄亂之文條列於下

古文八條

摠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五帝本紀）

史記五帝本紀依五帝德帝繫姓而作古文如周官左傳國語則添出伏犧神農少昊與史記大相違謬何爲忽以古文爲近是得無自相矛盾乎其添設之迹不攻自破

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厤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三代世表

此言諜記與鄒衍終始五德之傳不同乖異如何著得古文二字

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徐廣曰一云治

國聞要删焉者也十二諸侯年表

上云著盛衰之大指其爲治國聞者之要删無可疑忽插古文二字作何解徐廣所見猶爲原本其餘可推

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封禪書

羣儒牽拘於詩書而不能騁則文從矣插古文二字其古文何文邪若即詩書邪則已該之其逸禮邪則何不別舉之乎其爲添竄不待問矣

余讀春秋古文吳世家

春秋古文者左氏傳耳儒林傳河間獻王世家無之此忽出之其爲讕言易見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仲尼弟子傳孔氏古文者何殆指魯共王壞壁所得之古文論語也無如共王世家無是事何

年十歲則誦古文

秦撥去古文以上太史公自序

史記賈生傳稱以能誦詩屬書漢書東方朔亦稱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無言誦古文者且古文者如索隱以爲古文尚書邪如劉氏以爲左傳國語

世本邪則其妄已辨之矣若秦祇去燒詩書何以去撥古文乎其竄亂至顯也

詩書六條言書序者先焉

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三代世表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孔子世家

按書序之僞已詳書序辨僞或據此二條以爲孔子有書序之證不知爲劉歆所竄入也且易無序矣而孔子世家之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

文言此序字在首不得如正義作序卦解當亦次

序之辭此序書即不偽竄亦非今書序可知也

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

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六國表

歆云藏人家者暗指古文而言忘卻博士之職不

失也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

之文可知也伯夷列傳

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

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

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敎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禮二條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以上儒林傳

辨見前

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封禪書

周官一篇史記自河間獻王世家儒林傳皆不著一部史記無之唯封禪書有此二字其爲歆竄入何疑焉凡作盜皆不敢於顯明而多嘗試於幽暗也

易三條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孔子世家

按漢書藝文志云孔子爲之彖象繫辞文言序卦

之屬十篇儒林傳云費直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隋書經籍志云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隋志之說出於論衡此必王充曾見武宣前本也說卦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東方也離也者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與焦京卦氣圖合蓋宣帝時說易者附之入經田何丁寬之傳無之也史遷不知焦京必無之此二字不知何時竄入至序卦雜卦所出尤後史

記不著蓋出劉歆之所僞故其辭閃爍隱約於藝文志著序卦於儒林傳不著而以十篇二字揔括其間耍之三篇非孔子經文說卦之僞見易漢學

辨十篇之僞見藝文志辨僞

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賈逵曰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觀爻在六四變而之否按六爻有變象有互體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陳世家○田敬仲完世家略同

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後必蕃昌晉世家○魏世家略同

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曰互體然夫子未嘗及之後人以雜物撰德之語當之非也其所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特就兩爻相較言之初何嘗有互體之說晉書荀顗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文不傳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張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耳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唯大壯六五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兩爻為一爻則似之也然此

又創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大壯自三至五成兌兌爲羊故爻辭並言羊全氏祖望經史問答曰漢晉諸儒無不言互體者至王輔嗣鍾士季始力排之然亦終不能絀也特是漢儒言互祇就一卦一爻配象未能探其所以然至王伯厚作鄭康成易注序始發之謂八卦之中乾坤純乎陰陽故無互體若震巽艮兌分主四時而坎離居中以運是以下互震而上互艮者坎也下互巽而上互兌者離也若震巽分乾坤之下畫則上互有坎離艮兌分乾坤之上畫則下互有坎離而震艮又自相

互巽兌又自相互斯陰陽老少之交相資也愚再以十辟卦推之五陽辟以震兌與乾坤合而成五陰辟以巽艮與乾坤合而成乃夬姤近乎純乾剝復近乎純坤故無互體而艮兌之合乾坤也爲臨爲遯則下互有震巽震巽之合乾坤也爲大壯爲觀則上互有艮兌至乾坤合而爲泰則下互兌而上互震乾坤合而爲否則下互艮而上互巽坎離於十辟卦雖不預而以既未濟自相互是陰陽脩長之迭爲用也蓋伯厚八卦之言即中央寄王之義也愚所推十辟卦之言即六律還宮之義也是

以朱子晚年謂從左氏悟得互體而服漢儒之善於經說者有自來矣按互體之說實創於劉歆經無之也歆竄入左傳則惑人深矣史公受楊何之易必無之蓋亦歆所竄入也若互體之謬鍾會發之於前張南軒顧亭林述之於後可謂絕世之識惜其不知左傳爲僞說朱子卒亦惑之全謝山更無論也

春秋九條附宋世家贅一條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

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

紀漢相張蒼曆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
著文焉 十二諸侯年表

按今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儒林傳述春秋有公
羊穀梁而無左氏史遷徵引左氏至多如其傳經
安有不敘此為辨今古學真偽之鐵案孔子春秋
之義法唯七十子能傳之即公羊穀梁之說也自
非七十子其不傳明矣此表驟言左氏且稱邱明
為魯君子懼弟子各安其意而失其眞抑公穀而
尊左氏如此考文翁孔廟圖史記仲尼弟子傳無
左邱明名且左傳稱悼四年據史記六國表悼公

之甍在獲麟後五十餘年則邱明在孔子後遠矣豈七十子學成德尊所存者不足據而非弟子之邱明反足據乎此又不待辨也下雜敘鐸氏微虞氏春秋呂氏春秋諸書各體既雜而不類又呂氏春秋於十二諸侯年月事無關虞氏春秋在儒家於十二諸侯年月事亦必無關以此例之不過歆以史記儒林傳彰著難於竄亂故旁竄於十二諸侯年表以爲左傳之證又多竄數書故爲繁重以泯其迹安意失眞之說與七略同其爲歆言無疑義矣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皥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薦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

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年耆
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
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
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
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
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
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廢而不統周
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
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
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 曆書

考五帝無少皞之說逸周書嘗麥解云昔天之初誕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於寓少皞以臨四方又云乃命少皞淸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按蚩尤爲古之諸侯而少皞與蚩尤爲二卿同受帝命則少皞亦古之諸侯與蚩尤同非五帝更非黃帝之子甚明劉歆欲臆造三皇變亂五帝之說以與今文家爲難因躋黃帝於三皇而以少皞補之其造世經以太皞帝炎帝黃帝少皞帝顓頊帝嚳唐帝虞帝爲次隱寓三皇五帝之說又懼其說異於前人不足取信於是

竄入左傳國語之中一則曰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左傳昭十七年再則曰少皡有四叔左傳昭十九年三則曰而封於少皡之虛左傳定四年四則曰及少皡之衰也國語楚語又僞作月令以孟秋爲其帝少皡皆所以證成其世經之說而不知其猶有逸周書遺文不能彌縫也夫出於一己者則較若畫一偶見他書者䚡判然不同其爲己所私造尚待辨邪歆又竄之史記曆書中曰少皡氏之衰也即國語楚語之文史記紀五帝用大戴禮世本之說若左傳國語有少皡事史公於二書素所引用何以遺之其爲僞竄

益無疑矣如謂今紀據大戴不兼他書則八愷等說固兼左傳矣如左國有少皡斷無不兼及也文十八年少皡氏有不才子與縉雲氏並稱縉雲氏非古天子則少皡未可遽以爲天子殆即逸周書所稱之類五帝本紀亦有此語今皆不必斷爲竄僞

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爲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

康今不因此而識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吴世家

夏本紀無夏中亡而少康中興事此何事也而史公於述本紀若不知而於吳世家乃敘之邪其謬不待言然此事亦非全無來歷離騷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蓋戰國多雜說史遷所謂言不雅馴者歆入之於左傳并竄之於史記耳夏本紀稱禹後

有斟尋氏亦所自出也但恐歆校詩賦幷離騷亦歆所竄入不然何此一事敘至十二句邪

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息息長爲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及惠公卒爲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

按漢書王莽傳莽奏曰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

觀此知歆之僞撰左傳書法所以翼成王莽居攝而篡位者也不問公穀有是義史遷聞春秋於董仲舒述儒林無左氏若眞有左氏解經語豈容沒之足見歆之竄僞也

八年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大廟君子譏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終也以上傳世家

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

於是穆公使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爲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

十二年春宋襄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於盂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於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楚人未濟

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爲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

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

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
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太史公曰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
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
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
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襃
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以上宋世家
按世家敘宣公事以爲立弟成義子復享之敘襄
公事譏其得禍致怨皆用左氏義漢人之學皆有
家法何以同一世家贊譏宣公之亂宋襃襄公之

禮讓獨用公羊義一文矛盾何至於是其爲歆所竄入最爲易見以此推之秦本紀魯世家之君子亦爲竄入無疑矣秦本紀引君子凡二條以其無關春秋書法故不録分野爲歆僞撰辨見卷十四凡所引史記竄入諸條皆確鑿無可疑者考史記一書太史公自序稱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本自完具唯班固所見已云十篇有録無書（漢書藝文志司馬遷傳）而褚少孫補之（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張晏說）故索隱述贊云惜哉殘缺非才妄續然自褚少孫後續者尚多後漢書班彪傳武帝時

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録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章懷注好事者謂楊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史通正史篇云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衞衡楊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閒猶名史記若楊終之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後漢書楊終傳猶不數也當成帝時東平王宇以叔父之尊上疏求太史公書朝廷不與漢書東平思王傳則外人見者絕少其唯劉歆肆行

竄入至易也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成列傳則張晏見本序目有兵書也顏師古注漢書司馬遷傳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劉奉世曰兵書即律書蓋當時有爾蓋史遷有兵書無律書師古據其所見歆本誤言之蓋律書亦歆所竄補者也趙氏翼論史記爲後人增竄甚詳惜未知即爲劉歆所竄而頗疑褚少孫耳今全錄於此廿二史劄記褚少孫補

史記不止十篇條云漢書司馬遷傳謂史記內十篇有錄無書顏師古注引張晏曰遷沒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成列傳凡十篇元成閒褚少孫補之文辭鄙陋非遷原本也是少孫所補祇此十篇然細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孫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見及鉤弋夫人生子武帝將立爲太子而先賜鉤弋死又衛青本平陽公主騎奴後貴爲大將軍而平陽公主寡居遂以青爲夫

等事田仁傳後增仁與任安皆由衛青舍人選入見帝二人互相舉薦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張蒼申屠嘉傳後增記征和以後爲相者車千秋之外有韋賢魏相丙吉黃霸皆宣帝時也韋元成匡衡則元帝時也此皆少孫別有傳附綴於各傳之後今史記內各有褚先生曰以別之其無褚先生曰者則於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爲識別此少孫所補顯然可見者也又有就史遷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後敘其子孫有地節二年者則宣帝年號也齊悼惠王世家後敘

朱虛侯子孫有至建始三年者則成帝年號也此則皆在遷後而遷書內見之則亦少孫所增入也又史記匈奴傳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歸又明年漢使李廣利擊右賢王於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敗降匈奴則天漢二年也又二年漢使廣利出朔方與匈奴連戰十餘日廣利聞家已族滅遂降匈奴則應是天漢四年事然漢書武帝紀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與此傳同而廣利之降則在征和三年距天漢四年尚隔七年殊屬歧互不知者必以史

遷爲及身親見與班固事後追書者不同自應以史記爲準然征和元年巫蠱事起二年太子斬江充戰敗自殺而廣利之降𠣵以太子既死之明年廣利出擊匈奴丞相劉屈氂餞於郊外廣利以太子既死屬屈氂勸上立昌邑王爲太子昌邑王者廣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廣利甥也此語爲人所告發帝遂誅其家廣利聞之乃降匈奴是廣利之降在衛太子死後而太子之死實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漢書本紀編年記載斷無差誤則廣利之降必不在天漢四年明矣

再以漢書匈奴傳核對則李陵降匈奴以前皆與史記匈奴傳同陵降後二年廣利出兵與單于連戰十餘日無所得乃引還並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鞮侯單于死狐鹿姑單于位是為漢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漢乃又遣廣利出塞戰勝追北至范夫人城聞妻子坐巫蠱事被收乃降匈奴計其歲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與武帝紀相合則知史記匈奴傳末所云天漢四年廣利降匈奴者非遷原本也遷是時目擊其事豈有錯年歲至

此蓋遷所作傳僅至李陵降後二年廣利出塞不利引還便止。遷自敘謂訖於太初，則并在陵降匈奴之前，而褚少孫於數十年後但知廣利降匈奴之事，不復細考年代，即以係於天漢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錯誤也。可知史記十篇之外多有少孫所竄入者。史記有後人竄入處條云：史記田儋傳贊忽言蒯通辨士著書八十一篇，項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與儋何涉而贊及之？司馬相如傳贊謂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猶馳騁鄭衛之音，曲

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於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時人史遷何由預引其語此幷非少孫所補而後人竄入者也漢書相如傳贊正同豈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贊而後人反移作史記傳贊邪外戚世家敘衞子夫得幸之處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孫所改耳觀甌北所考史記之經後人竄亂無足疑者此外尚多以文繁不復錄學者可觀省而自得焉

新學僞經考卷二

弟子韓文舉陳千秋初校
弟子林奎梁啟超覆校